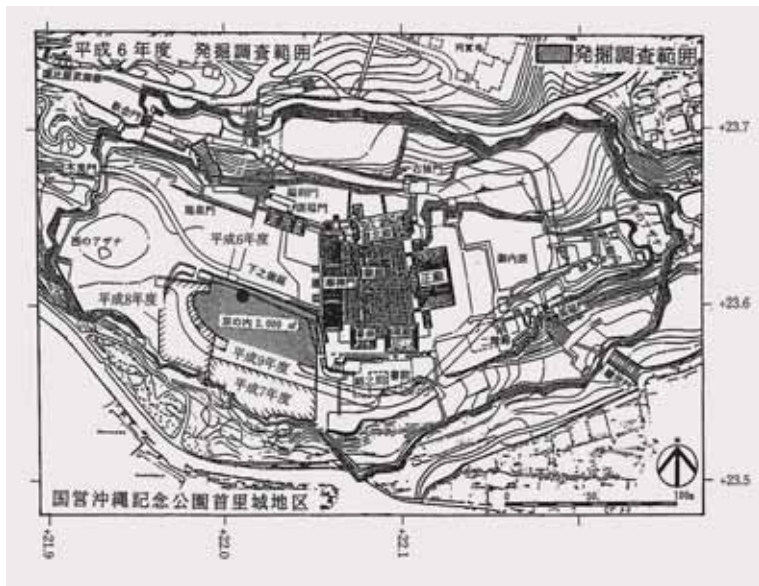


圖三 劃花蓮瓣紋大盤 首里城二階殿出土《首里城跡—二階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2005



圖二 首里城平面圖《首里城京の内展》2001



圖一 日本沖繩縣地理位置圖

國陶瓷，其中又以龍泉窯系青瓷為多，且年代最早可推至十二世紀（手塚實樹・1000・頁101）。這些龍泉青瓷的種類與數量於十五世紀達到顛峰。事實上，明代前期厲行海禁，壓抑以往興盛的海路貿易，也因此在中國本土以外出土的十五世紀陶瓷相當稀少。不過琉球王國顯然是個例外，這個蕞爾小島國出土的中國陶瓷的質量，皆超

過其他同時期的遺址。本文即就琉球王國位於今日沖繩縣那霸市的首里城皇宮之出土品為例，一方面簡介有助於龍泉窯編年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藉此討論這些陶瓷所標誌出琉球王國陶瓷貿易的幾個階段。
繁盛的前夜——十四世紀前之龍泉青瓷

萬國津梁之基

淺談日本沖繩出土之龍泉青瓷

彭盈真

琉球國者南海勝地而鍾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湧出之蓬萊島也。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刹，地靈人物遠扇和夏之仁風。

——節錄自《萬國津梁之鐘》銘文，一四五八年

沖繩是日本距離台灣最近的一個縣，搭機僅需約一小時，不但是日本國內的度假勝地，也有許多觀光客造訪，素有「日本夏威夷」的美稱（圖一）。這個由大小群島組成的縣之魅力所在，除了美不勝收的沙灘之外，還有許多對日本本土觀光客來說相對陌生，卻讓台灣觀光客感覺似曾相類的風土民俗。事實上，今日的沖繩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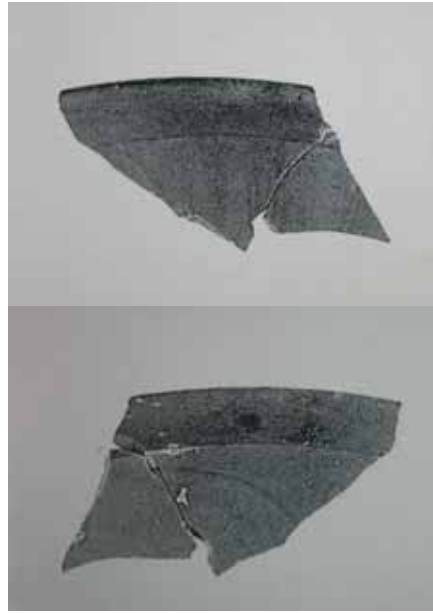
原是獨立的琉球王國，並且是明清兩朝最忠實的朝貢國之一。十五世紀的琉球在明朝的扶植下，發展為縱橫東亞海域的商業王國，其觸角北至朝鮮半島，南達今日的馬來西亞（時稱滿刺加）。一口「萬國津梁之鐘」即鑄造於琉球王國的黃金時期，懸掛於皇宮首里城中。一六〇九年琉球遭日本九州的薩摩藩入侵，開始同時朝貢

日本幕府與中國，但其藝術、文化也在此際發展至高峰。然而日本明治維新時為擴張領土，採取所謂的「國內殖民」政策，迫使琉球尚氏王朝於一八九七年離開皇宮，琉球王國乃成為沖繩縣。因此，當地獨特的文化傳統，可說是過去琉球王朝的遺痕。不過，沖繩另有一種見證琉球王朝歷史的物證，那就是大量出土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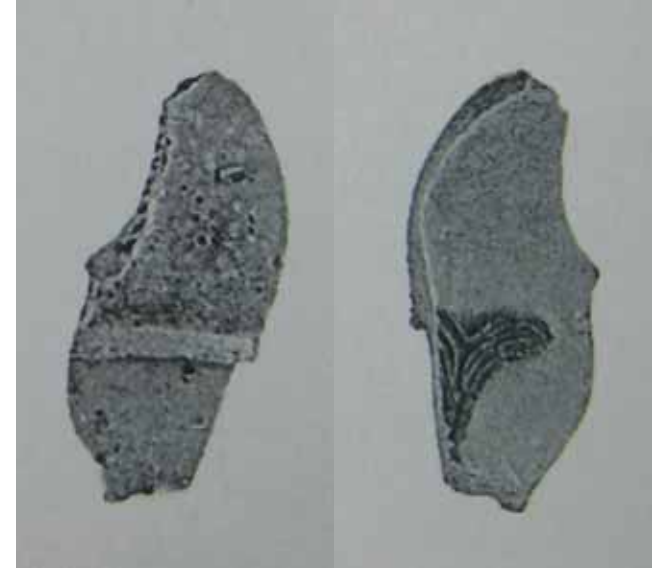




圖七 雙魚紋大盤 新安沈船出土《故宮學術季刊》2002



圖六 貼花龍紋大盤 首里城二階殿出土《首里城跡—二階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2005



圖四 貼花魚紋大盤 首里城二階殿出土《首里城跡—二階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2005



圖五 貼花龍紋大盤 首里城二階殿出土《首里城跡—二階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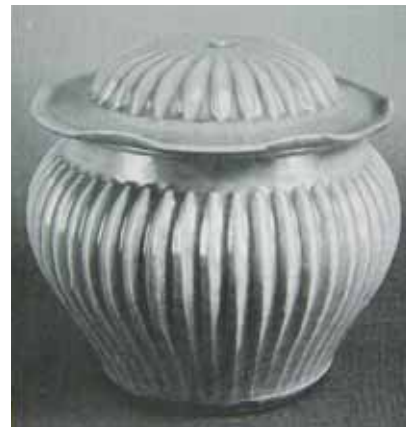
十四世紀以前的琉球，僅有小型聚落，因此輸至當地的中國陶瓷數量非常少，僅供當地居民生活所用。自十三世紀末起，琉球開始出現數個以大型城寨為中心的政治勢力，並且與中國的關係日益密切，故輸往大型城寨的中國陶瓷也不可同日而語，不但數量激增，龍泉窯系陶瓷的種類與品質也大有提高。除了基本的碗盤類形式更為豐富之外，尚有大型蓋罐、茶葉容器等以往未見的器型。不過相較於一三二三年的韓國新安海底沈船，其器型與種類仍屬貧乏，但即便如

二類。年代較早者，僅有三件零碎的破片，口徑、底徑各僅一件可以復原。其中一件口沿外翻、外壁施劃花蓮瓣紋，一件底心貼飾素胎魚紋，是元代中期龍泉窯常用的裝飾手法（圖三、四）（森田・1001、頁114）。

年代較晚的大盤口徑介於二十七至四十公分間、折沿、足底無釉，釉色多為明亮的青綠色，亦有略泛黃色釉調者。器外壁施劃花單瓣或重瓣蓮瓣紋，內壁則有劃花紋，有些底心貼飾龍紋。這種大盤從南宋末即開始製造，其圈足有隨時代漸趨縮小之趨勢（森田・1001、頁113）。例如一件大盤的口徑與底徑約為三十五與十二公分，器壁略呈直線狀內收且圈足外牆明顯內斜（圖五）；另一件之口徑與底徑為三十四與十三公分，器體特徵與前者相同，其年代較晚，近於新安沈船出土物（圖六、七）。劃花蓮瓣紋大碗的口徑約二十三公分，和一二七五年的潘氏墓出土蓮瓣碗尺寸相當（圖八、九），可作為編年參考（朱伯謙・一九九八，頁一五五）。



圖十 青瓷凸稜罐 首里城二階殿出土《首里城跡—二階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2005



圖十一 凸稜罐 金澤貞顯墓出土《故宮學術季刊》2002

至於出土的青瓷大罐僅能測得頸部徑十三・二公分，器身施凸稜裝飾，釉色接近梅子青，報告書以其釉色以及日本鎌倉今小路西遺跡出土類似罐式，將之定於十三世紀後半（圖

此，若與十二世紀的琉球相比，數量與種類的增加確實可說明此處與外界接觸更加密集的現象。

琉球本島的大型城寨中，最重要者首推位於今日那霸市的首里城，因為它不但是中山王國的政治中心，在中山王國於十五世紀前期兼併其他地方勢力，化身琉球王國後，成為王國首都。日本近十數年對首里城進行多次考古發掘，成果豐碩，其出土的大量中國陶瓷，更是重建琉球史與十四至十五世紀貿易陶瓷史的重要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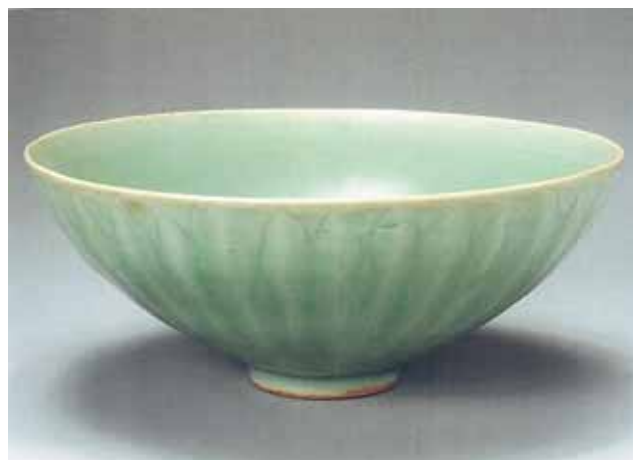
首里城中的二階殿遺址，年代為十三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前半（圖二）。根據報告書的記載被辨識出來屬於此時期的龍泉青瓷共計一百五十三件，器形包含青瓷碗三十四件、折沿洗七十八件、兩類大盤共計三十九件、蓮瓣紋大碗與蓮瓣紋壺各一件，另有五件大型四繫瓶也應納入此時期（沖繩縣立博物館文化財センター・2005、頁九三）。其中大型器的出土相當引人關注，因為在此之前，琉球僅見小型碗盤等較小型的陶瓷。出土之大盤可依年代早晚分為



右：圖十三 貼花雲龍紋四繫瓶（傳）小田原城出土《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1975



左：圖十四 貼花纏枝紋四繫瓶 砲門宮博物館藏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1), 1986



圖九 劃花蓮瓣紋大碗 潘氏墓出土《龍泉窯青瓷研究》1998



圖八 劃花蓮瓣紋大碗 首里城二階殿出土《首里城跡—二階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2005

船隻，亦命擅長航海的閩人移住至琉球協助。有趣的是，龍泉青瓷在琉球王國邁向「萬國津梁」的過程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明代初期朝廷賞賜藩屬時，陶瓷也名列賞資清單之一，顯示當時陶瓷被這些國家視為一種高級商品。其後琉球延續此法，將陶瓷作為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亦每每致贈其他國家青瓷，這些紀錄至今仍保存在琉球的外交文書集成《歷代寶案》中。但若僅透過尋常一年二至三次朝貢貿易的模式與路線，不足以讓琉球取得足夠的青瓷以供轉口，因此琉球往往以各種理由停泊在距離龍泉窯口更近的港口如寧波等地，而非明朝規定的福州。更有甚者，琉球使者在往返於北京和地方市舶司的途中，也會藉機繞路購買陶瓷。例如《明實錄》記載著永樂二年（一四〇四），「（五月）甲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琉球國山南王遣使貢方物，就令寶白金詣處州市磁器，法當速問。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於

十）（沖繩與琉球文化財センター，二〇〇五，頁九三）。不過埋納於一三〇一或一三三三三年的日本神奈川縣金澤貞顯墓亦出土此類罐式，因此不排除亦可視為十四世紀上半的可能性（圖十一）（森達也・二〇〇二，頁二二）。五件大型四繫瓶中，可復原的兩件高約五十公分，底徑介於十八至二十公分。此類瓶的共同特徵是唇口短頸溜肩、腹部微鼓且可看到明顯的接痕，器底有一道凸稜、圈足，器底是從器內貼合，肩部有四枚獸足繫耳與劃花紋、上腹部飾以劃花纏枝牡丹紋，下腹部的劃花裝飾帶之下則是突起的蓮瓣紋（圖十二）。此類大型品相當少見，傳為日本神奈川縣小田原城址出土的貼花雲龍紋四繫瓶與二階殿出土物頗有類似之處，其高也是五十公分、同樣帶有四枚獸足繫耳，下腹部也有突起的蓮瓣紋，但是器頸較長且是另外接合、繫耳的位置亦不相同（圖十三）。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砲門宮博物館（Topkapi Sarayi Museum）藏品尺寸較小，高三十二公分，器型介於小田原城與二階殿出土物（圖十

遠人當懷之，此不足罪。」因此雖然琉球往往違反明朝設下的朝貢貿易遊戲規則，但在朝廷睜隻眼、閉隻眼下，依然得以大量購買的龍泉青瓷，這也成為王國繁榮的根基。

這段貿易黃金期最具代表性的遺跡，當推首里城的京之內遺跡。京之內遺跡在首里城西南方，可能是歷經景泰四年（一四五三）王叔布里與皇子志魯爭位之亂，且倉庫於天順三年（一四五九），王府火災中被燒毀，故可以一四五九年為整體編年下限（圖二二）。（沖繩縣教育委員會，一九八，頁五五）在這三公尺見方的倉庫內，即出土一千一百六十二件陶瓷，當中六百零九件為中國製青瓷。器型組合仍以碗、盤為主，另有罐、花瓶、玉壺春瓶、雙耳瓶、高足杯、器座、執壺等器型。大型器亦所在多有，盤類中有一群口徑約三十公分的大盤、十八件大罐，與一件大型花瓶。目前青瓷編年不若青花瓷發達，只能依賴有限的紀年墓出土品，因此這些出土物不但印証琉球與中國的頻繁往來，也有助於龍泉青



圖十二 劃花蓮瓣紋四繫瓶 首里城二階殿出土《首里城跡—二階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2005

四）。這類大瓶應當為元代的作品，但是二階殿出土物的紋飾多以劃花為之、口頸部較短小、接合手續較簡單，這些趨於簡化的做法，可能代表其年代稍晚於上述二作。

萬國津梁—首里城京之內遺跡出土陶瓷體現的貿易黃金期

當明朝初立，廣詔告海外時，鄰近浙閩的琉球也是招撫的對象之一。當時分據沖繩本島的三個小王國山北、中山與山南都積極向明朝輸誠，《明實錄》即記載了它們爭相朝貢的狀況。當時明朝雖頒布海禁，不許沿海居民出海，卻顯然扶植琉球，使其成為明朝取得東南亞商品的代理者。明朝廷不但賞賜琉球適宜遠航的



圖十八 青瓷回紋帶蓮瓣紋碗 首里城京之内土壙出土《首里城京の内展》2001



圖十九 青瓷稜花口盤 首里城京之内土壙出土《首里城京の内展》2001



圖二十 青瓷稜花口盤 魏源夫婦墓出土《龍泉窯青瓷》1998



圖二十一 青瓷八角盤 首里城京之内土壙出土《首里城京の内展》2001

植物紋飾，外壁折腰處則劃蓮瓣紋；外底僅中央部位有釉（圖十九）。正統九年（一四四四）江西魏源夫婦墓有出土釉色、器型都相當接近的作品（圖二十一）（江西省博物館，一九七三，頁八六—八九。八角盤也是首里城以外之遺跡中非常罕見的器型，共出土六件，口徑約在十公分上下，外底有一圈墊燒痕、外壁無紋、內壁刻畫回紋與其他輔助紋飾、底心則施加印花（圖二二）（龜井明徳，一九八八，頁三五〇）。

至於直徑約三十公分的大盤，多為折沿盤，有稜花口與圈唇口二種。這類大盤多為傳世品，難以明確判別絕對年代，不過龜井氏由口徑與圈足直徑的比例關係、圈足製作技術的精粗觀察，認為京之内出土品較符合明代的特徵（龜井明徳，二〇〇一，頁八八—九〇）。此外，大瓶與大罐，也是十五世紀遺跡較不常見的大型青瓷器（圖二二、二三）。

然而這些青瓷並非全部來自龍泉窯，報告書中已經提示當中部份出土物可能屬於龍泉窯周邊諸窯所製。例如，一類回紋碗因具有共通特徵是施單灰綠色透明釉、少有施亮綠色者，釉面有大開片；胎表面多呈灰白色、粒子細而有雜質的共同特徵，顯示其可能為同一窯場所燒。裝飾方面外壁口緣一圈劃花回紋下還有蓮瓣紋、內壁亦有劃花紋、內底皆印相同花紋（圖二四）（沖繩縣教育委員會，一九九八，頁八〇）。然而限於現階段明代閩、粵青瓷窯的資料不足，只能用排除法確知其產地非龍泉窯，而無法得知確切窯址。

結語

由上可知，約自十四世紀中葉開始，琉球出土中國陶瓷的數量、種



圖十七 明宣德 青花轉枝蓮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青瓷回紋帶蓮枝蓮花紋碗 首里城京之内土壙出土《首里城京の内展》2001



圖十五 劃花變形蓮瓣紋碗 首里城京之内土壙出土《貿易陶磁研究》20，2000

瓷的編年。

京之内共出土十件變形蓮瓣紋碗，此類碗口緣以外翻為多，也有少數直口者、器外壁施加劃花變形蓮瓣紋，但由於圖案表淺不易辨識，內壁亦有劃花紋、碗心則以印花紋為主（沖繩縣教育委員會編，一九九八，頁七四）。這類碗並未在日本的同時期遺跡發現，最早由日本學者龜井明徳氏辨識出來（龜井明徳，二〇〇一，頁二七—二八），生產年代約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中間（圖十五）（金城電信，二〇〇〇，頁一〇六、一〇七）。另一種青瓷回紋纏枝蓮花紋碗之裝飾母題，很可

能是來自宣德期青花轉枝蓮花紋碗的意匠（圖十六、十七）（龜井明徳，二〇〇一，頁八八）。還有一類青瓷回紋帶蓮瓣紋碗之裝飾主題，則被認定屬於十四世紀中至十五世紀中（圖十八）（龜井明徳，一九八八，頁三五〇）。

尺寸在二十公分以下的小型盤，又可分為折沿、唇口、撇口、直口、稜花口、八角盤等六類。除了少數可上溯至十四世紀中，大部分出土物是十五世紀上半的作品。例如一類稜花口盤，花口角度圓潤，失去元代龍泉窯的銳利感，盤內外壁、底心施劃花



圖二四 青瓷碗 首里城京之内土壙出土 《首里城京の内展》2001



圖二三 青瓷「清香美酒」銘大罐 首里城京之内土壙出土 《首里城京の内展》2001

唇齒相依的現象，在貿易陶瓷史上相當特殊。雖然早在唐代中晚期的長沙窯的外銷脈絡中，我們從沉船等證據已經可以看到阿拉伯商旅經營的痕跡，但一般而言中國陶瓷幾乎都由中國商人運銷海外。琉球王國孤懸於東海上，缺乏廣大的消費腹地，卻於十五世紀加入銷售以龍泉青瓷為主之中國陶瓷的行列，主要是拜明代海禁的特殊歷史背景所賜。然而轉口貿易的潛在危機莫過於商品的品質與取得難易度，因此當龍泉窯開始沒落之際，便同時影響了中國陶瓷生產與外銷的版圖。自此景德鎮成爲中國唯一的瓷都，而琉球王國也從萬國津梁萎縮爲在中日之間的夾縫間求生的一芥小國。過去的光輝隨著時光荏苒逐漸爲人忘卻，但這些出土的龍泉青瓷，不但豐富了對十五世紀龍泉青瓷類型與編年的認識，亦喚醒我們的記憶，鮮活地再現一段重要的貿易陶瓷史。

作者爲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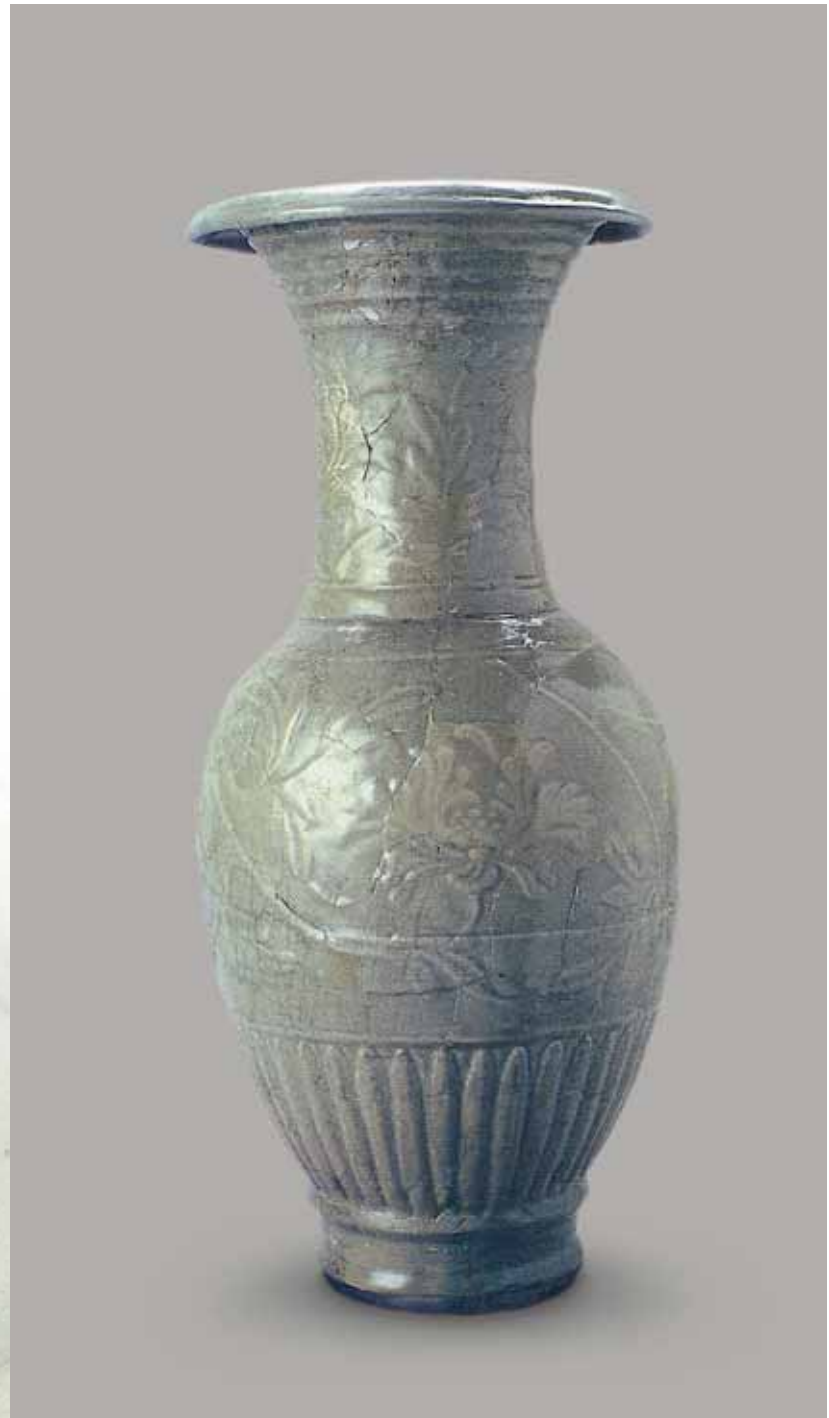
引用書目：

- 一、彭盈真，〈琉球出土中國陶瓷：十五世紀陶瓷消費地之個案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二、森達也，〈元代龍泉窯的分期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0：1，2002，頁19-47。
- 三、龜井明德，〈先島諸島採集の輸入陶磁〉，《沖繩出土の中國陶磁（上）—ジョージH.ケア氏調査収集資料》（那霸：沖繩県立博物館，1982），頁127-140。
- 四、龜井明德，〈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東京：同朋舎，1986）。
- 五、龜井明德，〈首里城京の内出土陶磁器—15世紀前半代の標識資料〉，《特別企画展 首里城京の内展—貿易陶磁からみた大交易時代》（那霸：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頁83-94。
- 六、朱伯謙，〈龍泉窯青瓷研究〉（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8）。
- 七、金城亀信，〈青磁ラマ式蓮弁文碗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20（2000），頁98-108。
- 八、手塚直樹，〈12世紀代の貿易陶磁器を出土する沖繩本島の遺跡〉，《琉球東アジアの人と文化（上巻）》（沖繩：高宮広衛先生古稀記念論集刊行会，2000），頁295-314。
- 九、沖繩県教育委員会編，〈首里城跡—京の内跡発掘報告書（I）〉，（沖繩県：沖繩県教育委員会編，1998）。
- 十、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二階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5年3月）。
- 十一、江西省博物館，〈江西玉山、臨川和永修縣明墓〉，《考古》1973:5，頁286-289。

類、器型都顯著增加，甚至有日本本土遺跡所沒有的變形蓮瓣紋碗類，顯示這時候琉球和明朝的貿易管道相當暢通。然而雖然琉球王國的轉口貿易在十五世紀中期相當鼎盛，但好景不

常，自成化年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起，來自明朝廷對海船的支援急劇減少，且龍泉窯的品質趨於低落；加以暹羅（今泰國）開始自製陶瓷，對中國陶瓷的需求降低，這種種

外部因素導致琉球王國的貿易日漸萎縮。琉球出土之龍泉青瓷無論數量、種類或品質也都大不如前，豪氣萬千的萬國津梁轉眼之間成爲明日黃花。琉球王國的貿易與龍泉青瓷之間



圖二二 青瓷纏枝牡丹紋大瓶 首里城京之内土壙出土 《首里城京の内展》2001